

◆读文见智

桃花源与瓦尔登湖

朱丽芳

对中国文学但凡有点了解的人，大概没有不知道陶渊明的，不仅是因为那已被世人铭记的“桃花源”，还有那首心心念念的《归去来兮辞》。宋代欧阳修就赞曰：“晋无文章，惟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一篇而已。”读到这句，我曾想，并非醉翁独爱陶氏，大抵因为其所言所行，让很多读书人都心生羡慕吧，毕竟，古代读书人多以致仕做官为途，期冀实现平生抱负。

无独有偶，在西方文学史上，也有可与五柳先生并提之人。一八四五年的那个夏季，亨利·戴维·梭罗来到瓦尔登湖畔，修建小屋，躬耕不辍。从一八四五到一八四七，他在这里隐居两年，始终自耕自食，体验一种极为简朴自然的生活之余，更写下独居时的所见所闻所思。其后，这本书七易其稿，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。

说来可笑，有段时间，曾把李健演唱的“贝加尔湖畔”与瓦尔登湖混为一谈。“那里春风沉醉，那里绿草如茵，月光把爱恋，洒满了湖面，两个人的篝火，照亮整个夜晚……”吉他伴着歌手微哑的嗓音，总让我想起瓦尔登湖的场景——在这么浩渺的湖面上，什么干扰都没有，即使有一点，也很快就会缓解消失，让人安静下来，好像在湖边汲取一壶水，颤动的水波流到了岸边，一切复归平静。

当梭罗隐居瓦尔登湖之际，正是资本主义浪潮冲击美洲大陆之时，物欲横流的社会，光怪陆离，身处其中总不免有被裹挟之感。梭罗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作此书，其崇尚极简生活、渴望回归自然的主旨，即使在今天看来，依然有可取之处。一如陶渊明，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。二者虽有不同，却都有着文人的风骨与担当。

张定浩在《既见君子》中曾说，陶渊明文不如五言，五言不如四言。一首《停云》，读来颇有《诗经》遗风。五柳先生并非出世之人，有出世之心正因为人世太深。晋宋易主，世态动乱，东晋王朝偏安一隅，不思进取，反而互相倾轧，连年混战。读《世说新语》时，曾有一个疑问，既被鲁迅先生称为“一部名士的教科书”，雅量高洁的魏晋名士中，为何独不见五柳先生？有人说，陶氏本非高门，在那个以家族出身论等级的社会，自然难以有施展才能的机会。我更愿意相信，当时的五柳先生远离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，尚“不足为外人道也”。他笔下的桃花源，更多的不是神仙之所，而是俗世之乐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《桃花源记》最大的成就，不在文采，而在那个理想之国。至此，陶氏想到的不只是个人操守的坚持，更有民生家国之忧。

乱世求长安，纷纭归宁静。人心所向。梭罗回到瓦尔登湖，固然有爱默生的影响，但同样是因为拜金与享乐主义的横行，导致追名逐利与疯狂掠夺。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，作者漫步松林，拜访邻居约翰·菲尔德时，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：如果你满怀喜悦之情迎接白昼与黑夜，生活就像鲜花香草一样芳香四溢，而且更有弹性，更像繁星，更加不朽——那就是你的成功。于是，整个大自然都向你表示庆贺，而你一时也有理由为自己祝福。

陶渊明用想象之笔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“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”的心灵幻境，成为国人追寻的“桃花源”。梭罗用行动之手，记录下个体对自然的探索，强调心灵沉浸在大自然中至诚的感动。在当下这个社会，同样值得一读再读。行笔至此，忽然想起五柳先生的名句，“安得促席，说彼平生”，不禁突发奇想，若是陶氏与梭罗能够穿越古今时空，促席而谈，会不会相见恨晚，惺惺相惜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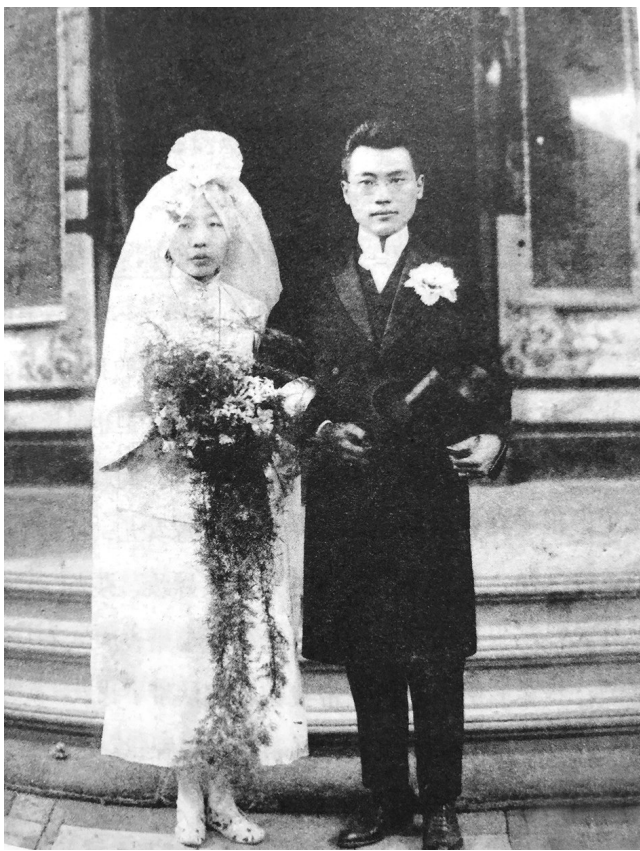
“世间万物，不管好坏，都像激流似的从我们身边逝去。”这个暑假，颇有些尘嚣四起，众生喧哗。网络时代的特点之一，就是普罗大众的思想不免被席卷被裹挟。先有奥运健儿们的励志传奇，在网络上被肆意炒作，不加节制，后有娱乐圈的大瓜，不断刷新世人的认知，众说纷纭。还是回归桃花源，于书本中择一宁处，借助文字文学的力量，让心灵愈加丰满圆润。

浮生喧嚣，愿你我都有一颗澄澈的心灵，以抵御俗世的纷扰。

◆名人番外

舒芜的母亲马君宛

胡堡冬



马君宛与方孝岳合影

读舒芜先生的《家学杂忆》，其中一篇《母亲，一个平凡女性的尊严》，写的是他母亲马君宛不幸的婚姻，读来不禁让人唏嘘。

桐城旧时有张、姚、左、方几大家族。这些大家世族婚娅勾连，人才辈出，在明清时期十分著名。舒芜其实姓方，名管，在很多外地眼里，认为他是桂林方之后，其实不然，桐城有桂林方、鲁拱方、会官方等多支方姓，舒芜是“小方”，即：桐城鲁拱方。桂林方是宋末元初从江南移民而来，落户在县城凤仪里，涌现出方法、方学渐、方大镇、方以智、方拱乾、方苞、方大美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，因此又称为“县里方”，或“大方”。鲁拱方是桐城鲁拱山区狩猎的山民，发迹较晚，又被称为“小方”，或是“猎户方”。鲁拱方在清乾隆年间才出一个人物名叫方东树，是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。桐城派由方苞提出“议法”说，至刘大櫆提出“神气”说，到姚鼐总结为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形成系统的文章理论，至姚鼐之后，其弟子中的方东树、刘开、姚莹、梅曾亮，被称为中期四杰。鲁拱方在清代的中晚期，乃至近现代出现了桐城派理论家方宗诚、诗人方守彝、书法家兼诗人方守敦、音韵学家方孝岳、散文家方令孺、诗人方玮德、学者舒芜等文化名人。其中方令孺、方玮德是新月派的著名诗人。

舒芜的曾祖是方宗诚，祖父是方守敦，父亲是方孝岳。方孝岳历任北京大学、华北大学、东北师范大学、圣约翰大学、中山大学国文教授，著有《中国文学批评》《中国散文概论》《左传通论》《春秋三传学》《尚书今语》《汉语语音史概要》《广韵研究》等著作。方孝岳与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皆有交集。舒芜的母亲名叫马君宛，是桐城书香名门闺秀，写得一手方形圆意、隶书味十足的小楷，会弹七弦琴，长得很像谢冰心。舒芜的外祖父名叫马其昶，是桐城派的重要人物，曾为清史

馆总纂，与袁世凯、徐树铮交好。马其昶与桐城派的后期重要人物姚永朴、姚永概是郎舅。这样一个庞杂的世家，对舒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，而他的母亲马君宛出自这样的书香之家，其文化涵养当然也是非同一般。

在舒芜的记忆中，他父亲方孝岳和母亲马君宛不是举行的老式婚礼，而是在北京穿上婚纱和礼服，按照西方的婚礼仪式结婚的。婚礼上陈独秀、胡适等新派学人都来了，而方家和马家皆是桐城派老式学人，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旧文化观念的碰撞，不愿与他们见面。这个婚姻应该说是门当户对的。马君宛温婉优雅，且又善解人意，在柔软中又带有非凡的韧性。而方孝岳却性格暴躁，常常会迁怒于妻子。在翻译一部书稿时，他口译，马君宛用笔书写，速度有时跟不上，方孝岳就会发火，斥

责马君宛动作太慢，而马君宛则微笑着柔和地回答说：你翻译，我抄写，谁能马上就跟上呢……舒芜在字里行间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和感慨的空间，你能透过这些小细节，想到马君宛在那个年代，竟然能帮助一个大学教授书写译著，她的中文水平是何等了得！

舒芜听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情，父亲和母亲一起去公园，不想方孝岳误了公交车，便跟着公交跑了一站路。“这可不得了！”到了公园，方孝岳不和马君宛说话，一个人往前冲，马君宛穿着高跟鞋，一路追得满身大汗。舒芜的母亲讲起这件事时还在笑，并说“身后牛衣怨亦恩”。一次，方孝岳半夜和马君宛吵架，深更半夜的要去医院离婚，马君宛却不急不躁地说：“就是要离婚也要等到天亮呀！”

舒芜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对于他父亲的另娶，马君宛始终没有一句责备，只有一次说了句“那是他昏了头的时候”“根本还是原谅的”。不过在后来的文章中，舒芜曾写过他母亲一事，“一天，奶妈抱着你在下房里，我（马君宛）一个人正要把两个手指插进电插销，忽然听到你一声哭，我又放下了。”这句话，虽是轻描淡写，但读之不由得让人心头一颤！看似温婉柔顺的马君宛，内心又积压了怎样的痛苦？她说，隔着窗户，听芭蕉夜雨滴到了天明……

马君宛拥有极好的修养，即使有着破败的婚姻，也对丈夫方孝岳没有指责和憎恨，相反，她精心教育舒芜，告诉舒芜，说他父亲身上的各种优点和聪明，从不当怨妇，这种大家闺秀的风范，着实让人感动。舒芜的母亲二十多岁和方孝岳离婚，然后从京城迁回桐城，其间多次去方孝岳的新家，他带着舒芜，与方孝岳的新妻并无什么不快，在舒芜的感觉中，就像走了一次亲戚一样。马君宛领着舒芜回到桐城的勾园，这是方家的祖屋，一直生活到八十二岁去世。

